

琴台
潘國森

大學編織人脈網

續談年輕人上大學所為何來，忽然想起剛去世的英國著名演員羅傑摩爾(Roger Moore, 1927-2017年，港譯羅渣摩亞)！此君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合共主演過七齣《占士邦》電影而聞名於世，不過他早在六十年代已在英國走紅。

七十年代初，摩爾演過一系列電視劇《The Persuaders!》，按字面義是「說服者」。當年麗的電視(亞洲電視的前身)購得版權，配了粵語播映，取名《脂粉雙雄》。內容是兩位花花公子富家聯手對付犯罪分子的歷險故事，二人一英一美，摩爾就是飾演當中的英國人。他在劇中是位英國貴族，畢業於牛津大學，做過陸軍軍官和職業賽車手。

有一集故事講他與大學時的同學重遇，這位同學是非洲某小國的總統！兩人見面時，總統先生用了一種校友間的特有握手辦法，通知摩爾自己惹了很大的麻煩，被身邊幾個來歷不明的人挾持。故事當然以「脂粉雙雄」成功做惡懲奸告終。

看這齣電視劇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，就是如果上過如牛津大學這樣國際知名的頂級大學，你有可能認識到一些小的國家元首！若是相識於微時，會否建立出深厚友誼？這可不得了！若在高度國際化的大學任教，說不定將來會有學生出人頭地，成為一國元首，昔日的老師便等於「王者師」了！現任埃塞俄比亞(Ethiopia, 又譯：衣索比亞)總統特肖梅(Mulatu Teshome) 在哪裡上大學？

他在北京大學完成學士、碩士和博士課程，能操流利普通話，二零一三年當選總統。

為何潘某人要講這些？旨在說明大學教育除了為做學問、增知識、求資歷之外，還有建立新的人脈關係網絡！名牌大學有條件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入讀，你若上這類大學，或有機會認識別國的富二代、官二代，這些同窗日後或會成為部長級以上的政府高官，又或者超級富豪。

「一帶一路」將會是中國往後很多年推動國內經濟發展的火車頭，香港理應把握機會「分一杯羹」。先前香港政府提出要從大學教育經費之中撥出一點點來成立基金，招攬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各國的年輕人到香港升讀大學。有反對派議員「循例」事事反對，他們提出的理由十分可笑，都是些重「本土」的廢話。他們不知道現實人生中，人際關係網絡對個人的成長和事業發展影響深遠。俗語說得好：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」若想得「功利」一點，求學時期結識的好朋友，將會是年輕人日後餘生的重要「資產」。

傳統西方大學學制原本要全體學生「寄宿」，大學生住的叫「舍堂」(hall)，不叫「宿舍」(hostel)。舍堂生活讓大學生認識不同專業的校友，有更多學術交流、思想激盪，以至開闊眼界的機會。我們「走讀生」就沒有這種福利，只能過幾年不完整的大學生活。

看看近十多年香港各大學舍堂生活的墮落，難免對香港長遠的教育成效與質素生起一絲絲的憂愁！

發式
生財
商台DJ余謙

友共情

上星期跟三位好朋友到台北旅遊，就如上星期跟你們分享，因為決定這個旅程，我們用上很多時間討論了不少，終於在上星期真的踏上這個旅程。

我們四人在乘坐飛機之前的一晚，心情已經很興奮，雖然大家已經有不少旅遊經驗，但是我們能夠可以互相配合時間而參與這個旅程，實在難得，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；就如我自己一樣，好像從前當小學生的時候，每當有機會參與學校的旅行，前一晚總是睡不好心情忐忑，原來過了這麼多年，人大了，還是會有這種情況出現，正表示我對這個旅程的期待。

其實一班朋友們能夠一起旅遊，已經不簡單了，除了出發前的安排，例如：「購買機票、選擇入住什麼酒店等等」，以上每一項都有很多的選擇，亦因為太多的選擇關係，便有機會出現不同意見，而這些意見是有可能會傷及友誼，但我們這一次完全沒有一點不愉快的問題發生，因為大家懷着同一個目的，就是好好享受這個旅程，不要太傷腦筋。

雖然話說不傷腦筋，但我們也滿有心思，因為知道其中一位朋友將會在六月份生日，所以我們在香港已經準備了一些驚喜派對所用的裝飾品，包括一串寫着生日快樂的英文字句及很多的氣球；而且另一位朋友亦在出發前，專誠在酒店訂購了一個生日蛋糕，務求令到這個即

將生日的朋友感到莫大的驚喜。就在準備給這位朋友驚喜之前，因為是驚喜的關係，我先跟其中一位朋友靜悄悄到酒店的蛋糕店取蛋糕，然後鬼鬼祟祟地混進我的酒店房，而我自己亦已有心理準備，如果當這位生日朋友發現我拿着生日蛋糕的話，我會說一個藉口令他不知道來由，好在這件事沒有發生。

回到自己房間之後，我便負責把十多個氣球吹起來，原來也有點泄氣，但因為時間緊迫的關係，所有進行這個驚喜派對的東西也要在短時間內完成，因為當時生日的朋友已經不斷問我們去了哪裡，要不要聚集一起，想想跟着下來的時間做些什麼，我惟有再找另外一些藉口打發他，不容許他到我的房間。

我們大概用了十五分鐘，便完成了這個派對的裝飾；而其中一位朋友亦準備拿着手機拍攝整個驚喜過程，最後這個驚喜派對，也達到我們的目標，而且這位即將生日的朋友也感到滿心歡喜。

有時我也會在想，這些朋友雖然不是經常見面，但也可以用這麼多心思去為對方做點事情，雖然看似簡單，但真正實行，則需要一些誠意及時間才可以做到，但我們四人做得到了。

有很多人說，怎樣可以考驗彼此的友誼？「一起去旅行便是其中一個好好的方法。」這些真的難不到我們，因為我們四人都合格了，而且已經計劃定下一個旅程。

生活
語錄
吳康民

十分寂寞

生平熱鬧慣了，但這個復活節，卻過得十分寂寞。

小孫子一家，到泰國旅遊去了。大女兒也不知去了哪裡，或許是隨丈夫到廣州探親，或許是參加舞蹈班忙得不可開交。大兒子家住大埔，日前曾招待我去作一日遊，不好意思再要他一家前來陪我。因此，整個假期，學校放假，全校靜悄悄的，加上家裡的廚房正在裝修，女傭也無用武之地。兩頓飯得讓司機送去外面用餐。但他前幾天利用假期去日本度假，難得他一回來又得前來陪同活動。自己出不了門，更不能駕車外出。

小孫子在家，就很有熱鬧的氣氛。他成為家裡的「主心骨」。他不在，我的寂寞感油然而生。有人喜歡安靜，很有能耐「享受」獨居之樂。我卻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，大概因為多年主持學校工作所養成的習慣。喜歡和青少年學生在一起，也喜歡多子多孫的大家庭。我有三個兒女，但卻只有三個孫子孫女。況且有兩個孫子孫女已是適婚年齡，他們當然不會圍住老祖父面前問長問短，只有七歲的小孫子還可以讓我摟摟抱抱。但這樣的日子也不行了，小孫子的活動多得很，他能游得很到家的蛙泳，能打羽毛球和網球。跟隨他的爸媽活動多着，哪能耐依偎在老祖父身旁？

小孫子長大了，我卻更老了。年齡的距離使彼此沒有更多的共同興趣和活動。我常想，讓成年的孫子孫女早日結婚，趕快生出我家的第四代，讓我能抱着曾孫子、曾孫女嘗嘗四代同堂的滋味。我是人老心不老，總喜歡和子孫們在一起。但現在要討得小孫子的歡心，並不是給點糖果，或者講幾個老土的故事。相反，小孫子的玩意兒多着，光看他在iPad上玩的花樣，便不是這位老土的祖父所能玩的。他能和他的父親玩圍棋，這也是我不懂的。

現在要和小孫子相處，不是幾顆糖果所能奏效。得有百般「武藝」，才能建立爺孫的「友誼」！

道歉啓事

本人在四月五日《文匯報》專欄《生活語錄》中《悼念》一文，誤傳在陸羽茶敘中的馬有恒先生已去世，謹向馬兄鄭重道歉。

吳康民
2017年5月31日

翠袖
乾坤
余似心

寶劍出鞘

最近看到一篇外地報章說：「這世界根本沒有穩定的工作。」

細想起來，自己曾工作過的大公司，有些是倒閉了，有些則風光不再。以香港這彈丸之地，曾是年輕人夢想入職的機構，有不少已在多次金融風暴、經濟不景、沙士打擊下要壓縮成本、裁員、外判工作、取消第十三個月糧，甚或消失了。

世易時移，經濟轉型，循環不息，久不久新興企業就如春風吹草生，職場上又有新曙光。在內地以往認為做國企最穩定；現在眾人都想入阿里巴巴！所以說：與入職機構雖有緣分，但沒有天長地久這回事。做生意的沒有長勝，打工仔又怎能把整個希望和家庭經濟寄託在一個機構？所以必須要有危機感，今天的穩定工作，可能在某天因意想不到的原因掉了，成為一生的慘痛。故此必須要有能力不會手停口停。除了儲蓄，有後備求生能力很重要，這猶如職場的水泡。

本身的工作是一項技能，別只獨沽一味走天涯。有一位排凸字的朋友，少年時學師出身，至中年時排版逐漸改用電腦，他是首個主動去學電腦的人，其他人覺得他浪費時間。直至公司全部改為電腦排版，那個部門要解散，眾人才如夢初醒，最後只有他可以留守，而且升任為電腦排版主管。

無論你今天任職什麼行業，擔當什麼職位，想想自己有沒有第二項專長，如果沒有，在工餘時間把一種興趣發展成為專業，初期可能會因忙碌而感到辛苦，但要知道這是自己的防身武器。有一位行政人員女友，因愛旅行而學習攝影，最後愛上了成為專業攝友。有一天工作掉了，憑着精湛的攝影技術，她立即找着一份攝影師的工作，寓愛好於工作，較前活得愉快。

擁有第二求生技能就如懷着寶劍一把，有一天可能寶劍出鞘，為自己渡過一個難關。

網人
網事
狸美美

跑偏的育兒鄙視鏈

上周各社交媒體又現爆款文章，講的是內地中產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攀比成風，「絕不讓娃和沒有英文名、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讀沒外教的幼兒園」。

文章中稱，為了讓孩子「贏在起跑線」，那些中產爸媽們傾盡財力、削尖腦袋讓孩子扎進更「高端」一點的、所謂「門當戶對」的群體，從而形成了一個多方位的教育鄙視鏈，包括有外教的看不起沒外教的；全外教的看不起部分外教的；有持牌外教的看不起業餘外教的；有歐美發達國家外教的看不起只有東南亞英語國家外教的；興趣班學馬術、高爾夫球、冰球等貴族愛好的通通都看不起學畫畫、舞蹈、圍棋、跆拳道等傳統項目的；假期出遊則呈現歐美、日韓東南亞、港澳台、中國國內各地、本市景點的鄙視鏈；甚至動畫片都分了三六九等，看原版英文動畫片的看不起看翻譯過的進口動畫片的，看翻譯的又看不起看國產動畫片的……以至於又出現了文章裡的案例：5歲女孩交朋友的准入門檻是「要有英文名字」，而眾多父母在看着放學後孩子們自然地分成「聊喜羊羊的」和「聊米奇妙妙屋的」時都老懷欣慰。

最近關於中國中產的文章非常多，賞樓指南、學區房、幼升小面試家長，以及這次的鄙視鏈，每個議題都帶有十足的娛樂性，用某知乎網友不太客氣的總結就是：「中國中產就是個笑話」。

笑話的成因眾多，離不開這個時代和社會。微博的熱搜每五分鐘一變，但不論怎麼變都逃不出明星八卦、金錢和獵奇，而即便是為數不多的一些時政或社會熱點，下面點讚最多的首條評論也十有八九和錢或抖機靈兒有關。在一切向錢看的全民娛樂大背景下，中產秉持着「物質至上」的心理

也是再正常不過。而中國目前的這一代所謂「中產」，有相當一部分的資產是成就於樓市，早些年間恰巧買了幾套房，如今糊里糊塗身家幾千萬。這類人本身的「中產」是時代造就，與個人能力並無太大關係，換句話說，其本身並沒有那麼優秀。對於子女教育，他們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學識和技能來鑒別方法的好壞，只能追求「更貴的」來「保證」更好的。另一方面，在中國，從年收入5萬到100萬都被算作中產，既然是「中產」，面子不能丟，而且不從眾恐怕就要「掉階級」，5萬以下的族群在中國幾乎是隱形的，細思極恐，惟有奮力追趕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這組育兒鄙視鏈上，金字塔的頂端都是指向純粹的歐美，換句話說，中產們都覺得愈西化愈好。但真正的西化教育是什麼樣的呢？這讓小狸想起一位朋友，嫁了德國人，兩口子都是外企高管，生了兩個漂亮混血兒，目前全家生活在香港。她沒有英文名，微信名是中文和漢語拼音的真名，她朋友圈裡孩子和自己的出鏡率是二八開，從沒晒過給孩子買了啥、報了什麼班，最愛晒的是她日復一日從不間斷的越野跑、全球各地參與的馬拉松，以及一家四口參加的家庭越野賽、風帆賽、或者國外房車自駕遊。再看她的兩個孩子，全都開朗活潑，朋友眾多，肌肉緊實，長手長腳，擁有漂亮的小麥色，運動能力一流。在朋友圈形形色色的中產堆裡，他們遠算不上最有錢的家庭，但卻真是小狸最喜歡的一個。

西化教育，或者說一個更好的教育方式的精髓，更多地應該體現在精神上，重點是父母的榜樣和陪伴，這和起不起英文名、看不看「生肉」（沒翻譯過來的）動畫片，不上不上5萬一年的嬰兒游泳班沒有太大關係。

百家廊

徐永清

補助是困難補助的簡稱。三四十年以前，大陸的每個企業（當然也包括政府機關和各類學校），都要在工資以外，單獨列有一筆資金，此項資金只用於困難職工的生活補助。

那時國家尚未實行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，國家是人口多，每個家庭也是人口多。一般人家子女有四五個，七八個的也有，我有個鄰居竟有十個孩子。好在那時國家實行的是低工資、多就業的政策。有事大家做，有粥大家喝。

在城裡，無論是公務員也好，做教師也好，當工人也罷，大家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基本都在同一水平線。那時的貧與富，完全取決每個家庭工作人數與吃飯人數的多少。其實那時，很多家庭均是子女多，吃閒飯的人多，用老百姓的話來說，這叫「兒女荒」。很多人家的日子過得是苦嚼嚼的、緊巴巴的，人們終日要為穿衣吃飯發愁。

為解決人們的燃眉之急，困難補助的出台與實施，就像一場及時雨，它幫助多少家庭渡過了難關。一般來說，大企業、好企業，補助的標準就高些，頻次就多些。我所在的企業，當時職工的福利和待遇，在我們這座城市是首屈一指的，好得令人眼紅羨慕。很多人走路都是昂首挺胸、趾高氣昂的，就像如今的公務員一樣。

補助的周期，每月一次，多了沒有。遇有特殊情況，可隨時申請，隨時發放。補助的原則是救急不救窮，實際操作上是兩者兼顧的。所謂「急」係指生老病死、砌房造屋、孩子上學、子女下放、失竊等特殊情況。所謂「窮」便是人口多，「兒女荒」。通常拿補助的多是些老臉色，都是上有老，下有小的老師父，年輕人幾乎沒有。年輕人拿補助都是特殊情況。大凡情況特殊，不問何人，都要網開一面，一路綠燈的，也沒有人計較。

補助的名額是有限的，一般要分配到每個班組，原則上每個班組每月只有一個名額。過去每個班組通常十個人左右，多些的也有，很少。人多了不怕，那就按照百分之十的名額下達。事由偶然，情由巧合，若是哪

個班組困難戶居多，那就麻煩了。職工之間要比窮比苦，要爭名額。有時比得是面紅耳赤，爭得傷了和氣。您想啊，牙齒跟舌頭還有打架的時候，更何況是人，尤其為了經濟利益，在所難免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常言道：「窮打噪（吵架），富燒香。」想想就不奇怪了。

補助的形式基本上是輪流做莊，凡事都要搞平衡。常言道：「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。」否則矛盾不斷，好事能變成壞事。於是乎，本月是張三，下月便是李四，沒有長期的「莊家」。用老百姓的話來說，花露水大家灑。有的老師父也真會說笑：「皇帝輪流做，下月到我家。」

在窮日子裡能找出快樂，也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。雖是調侃，也有些無奈。不過這些話不能當真，不好上綱上線的。好在每到年底，補助的名額相對就多些，有關心照顧的性質，屬於陽光普照，春風遍吹，皆大歡喜的性質。

拿補助是要提出書面申請的，這是必須履行的程序，但要求也不嚴格，白紙上有黑字就行，意思到了就行。那時企業裡「老大粗」居多，大凡領導對人家也不能過於高標準、嚴要求。那些拿補助者的理由都是千篇一律的，張三如此，李四便這般，反正離不開窮。就寫申請來說，個別人圖省事，留個底稿，需要之時，謄抄一遍，頂多有所增刪。有些人則鄭重其事，那就請人代筆。一則顯得認真，二是對組織和領導的尊重。即便拿到補助，心裡也踏實些、心安理得些。在那個年代，我就曾為不少老師父代筆。於今想來，能為工友們盡點綿薄之力，也是莫大的欣慰。

那時的補助是分三六九等的。一等十元、二等七元、三等五元。十元都是救急的，一般五元的居多。您選別小瞧這區區五元，掰開說您就明白了。那時人們的工資普遍只有三十多元，四十元以上的不多，至於五十以上的更是微乎其微。這五元錢通常要佔一個職工月收入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。再說，當時小米的價格，每市斤只有0.11元；豬肉的價格，每市斤也只有0.72元；至於青菜、

寄宿生生活

北京第六中學是一座老校，它位於南長街頭端，與西長安街交界處，隔着第二十八中學，便是中南海了。傳說曾經有過建高樓之議，但終於沒有成事。旁邊曾經是捷克大使館，後來又變成俄內亞大使館，在我離開後又成了胡喬木的官邸。

我在六中讀書的時候，出入經過，總是有配手槍的衛兵站崗。後來，所有的大使館都遷到朝陽區的使館區去了。傳達室右邊，有一道矮牆，好像屏風似的，擋住裡面，不讓外人望到內景。矮牆上面是毛澤東的手跡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。矮牆後面，便是操場，以橢圓形跑道圍着，中心是籃球場，但沒有球網，空空的，只剩籃筐，我們喜歡的「喇」一聲入籃聲沒有了，只能聽到籃球呼的一聲擊在籃筐的沉沈聲，但還是不減少年的興趣。

那時，附近就有郵筒，但不知基於什麼心理，寄家信的時候，總是要走一站路，沿着西

蘿蔔只要幾分錢一斤。通常逢人結婚、做壽所出的人情，也只有五元錢；出十元錢的也有，極少。您看這區區五元錢能辦多少事，能辦多大的事，更何況是七元、十元，那數目簡直讓人兩眼發亮，心跳加快。

「補助得錢何所營？身上衣裳口中食。」這話既不假，也不誇張。最記得我們那企業，每月6號開餉，通常上午11點左右才能下發到每個職工的手中。是日，常見一些師娘前來等錢，幹啥？家中已是粒米不剩，就等這錢買米下鍋。若是工資遲發一天，那麻煩就大了。您想啊，拿了補助，當務之急也是為了穿衣與吃飯，即便改善生活，也是錦上添花的好事。人活世間，生存第一，吃飯第一，這是不爭的事實，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。

生活中也有個別自私好吃的老師父，拿到補助，便當作意外之財，常常不顧家庭；三五個人一聚，買酒喝了、買豬頭肉吃了。這也不奇怪，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。這些人且是屢教不改的典型，逢會，車間領導都要點名批評。此類人的舉動實在有悖補助的初衷。可人家窮啊，批評歸批評，補助歸補助，還在於正面引導。後來每發補助，都由領導直接交到這幾位師娘的手中。

時光飛逝，歲月如歌。隨着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，國家日益富強；人民日益富足。往日的補助，俯仰之間，已為陳跡。寫下這段文字，真有一種釋然的感觉。



■三四十年前，青菜、蘿蔔一斤只要幾分錢。網上圖片

連小孩都不例外。

我們十二個人給分配到一間有上下格的雙層床大房間，有個先我們從棉蘭回北京的同學王立達，則分到另一間較小的集體宿舍，與潘性香港同學等人同住。他當時在什刹海少年業餘體育學校練重劍，潘則練花式劍。有一晚，學校入賊，王被驚醒，半夜爬起來，穿着睡衣翻矮牆而過追賊，終於擒獲對方，一時傳為美談。但他只呆了一年，便申請出境。我跟他並不熟，到香港後，方知他已在電影圈成名，藝名羅烈。

曾經在油麻地一家馬來餐廳碰見他，有人勸我去相認，但我不願意。心想，人家當紅，未必肯認。何況我跟他也僅是點頭之交，如果說不認識也不奇怪。憑《天下第一拳》他紅過一陣子，後來幾乎淡出了；再後來，前幾年吧，忽傳來消息，他竟已在深圳去世。雖然是萍水相逢，但畢竟認識過，我還是感到難過。